

书香处处

作者：范用著

范用（1923—2010）

江苏镇江人。出版家、书籍装帧艺术家。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，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读书出版社桂林、重庆分社经理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中宣部、出版总署出版局、新华书店总管理处、人民出版社工作。1959年起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，兼任三联书店总经理。1985年离休后一直在做编辑出版工作。曾策划出版了《随想录》《牛棚日记》《傅雷家书》等图书，参与创办了《读书》《新华文摘》等杂志。

Copyright © 202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书香处处 / 范用著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20.6

（三联精选）

ISBN 978-7-108-06792-0

I. ①书... II. ①范...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20）第022348号

特邀编辑 汪家明

责任编辑 崔 萌

装帧设计 薛 宇

责任校对 曹忠苓

责任印制 张雅丽

出版发行 □

（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100010）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20年6月北京第1版

2020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9.375

字 数 170千字 图13幅

印 数 0,001-5,000册

（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）

出版说明

范用（1923—2010），出版家、书籍设计艺术家。1938年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，自此与三联书店结缘，曾任读书出版社桂林、重庆分社经理。1949年后，曾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、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，策划、出版了《傅雷家书》《随想录》《牛棚日记》《干校六记》等图书，参与创办了《读书》《新华文摘》等杂志。他对书的理解、他的编辑理念至今依然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中国读书人和出版人。

本书文章主要选自《我爱穆源》《泥土脚印》《泥土脚印续编》。全书以“爱书人”“出版人”“三联人”为主要线索，勾勒出范用为书籍快乐而神奇的一生：前三部分是关于范用从小爱书、读书、编书，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后的过往；第四、五部分是范用与书友、师友的交往；第六部分是范用自己的“书时光”——多是为他所著、所编、所爱图书写的序言。

明年是范用先生逝世十周年，谨将这本小书收入新编“三联精选”，也是对他的一个纪念。

□
2019年9月

目录

Contents

[出版说明](#)
[我这个人](#)
[最初的梦](#)
[柴炭巷](#)
[父亲](#)
[老家](#)
[书店](#)
[买书结缘](#)
[做贺年片](#)
[邂逅](#)
[为了读书](#)
[沙老师](#)
[一个小学生的怀念](#)
[第一本书](#)
[难忘一九三八](#)
[重庆琐忆](#)
[给毛主席买书](#)
[迎接上海解放的日子](#)
[回忆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](#)
[在“孤岛”上海出版的三部名著](#)
[五十年前](#)
[我与蒋介石](#)
[办杂志起家](#)
[《读书》三百期](#)
[从《新华文萃》到《新华文摘》](#)
[记筹办《生活》半月刊](#)
[《傅雷家书》的出版](#)
[忘不了愈之先生](#)
[“不朽之光荣”——缅怀公朴先生](#)
[恩师洛峰](#)
[永远怀念雪寒先生](#)
[过早的凋谢——哀仲民](#)
[怀念风夏](#)
[他们舍身在黎明前](#)
[相约在书店](#)
[我与丁聪](#)
[几件往事](#)
[自得其乐](#)
[子夜惊魂](#)
[曾祺诗笺](#)
[漫画家与范用](#)
[漫画家的赠书赠画](#)
[书香处处](#)
[我的读书观](#)
[衡宇相望成梦忆——怀念一氓先生](#)
[怀念书友家英](#)
[怀念胡绳](#)
[心里一片宁静——给宝权兄](#)
[郑超麟及其回忆录](#)
[苦乐本相通 生涯似梦中——悼祖光忆凤霞](#)
[《天蓝的生活》的归来——怀念罗荪先生](#)
[关于《莎士比亚画册》](#)
[《买书琐记》前言](#)
[《爱看书的广告》编者的话](#)
[《叶雨书衣》自序](#)

[谈文学书籍装帧和插图](#)

[书话集装帧——致秀州书局](#)

[关于书籍设计的通信](#)

[《水》之歌](#)

[“大雁”之歌](#)

[《时代漫画》选印本前言](#)

[“我热爱中国”——《西行漫记》重印本前言](#)

[“漂亮小玩意儿”——《我的藏书票之旅》代序](#)

[风景这边独好——钟芳玲的《书店风景》](#)

我这个人

我的历史，说起来很简单。我出生在一个小商人家庭，独生子，十四岁以前娇生惯养，十五岁离家自食其力，十六岁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一辈子做出版工作，六十四岁退休。

在家里，对我最有影响的两个人，是外婆和父亲。

外婆是个能干人，遇事有主见，有魄力；在那个时代，像她这样的妇女不多见。她年轻时，跟着外公到镇江，先在洋浮桥开豆腐坊，以后又开酒店、染坊，最后在西门大街开了只百货店，还有几部缝纫机，做洋服、学生装。如果是现在，她就是很会做生意的个体户，有点像日本电视剧里的阿信。

她爱交朋友，从银楼、酱园、自来水厂老板，到茶楼跑堂、锡箔庄师傅、卖菜的、倒马桶的、讨饭的，都有她的朋友。

我的父亲正好相反，没本事，没主意，从小到镇江当学徒，外婆看他人老实，要他做上门女婿，又把百货店交给他，让他当老板。可是他不会做生意，年年亏本，把本钱蚀光了，欠了不少债。他觉得对不起外婆，两次自杀未成，一九三六年一病不起，给他看病的名医叶子丹大夫对我说：“你爸爸是急死的。”

几十年后，看电影《林家铺子》，它把我带回到范家铺子。不同的是，林老板出门躲债，我父亲躲不了债，死了。他一死，债主拍卖了范家铺子。

外婆和父亲，两个人的性格完全相反，外婆很坚强，没有见她叹过气；父亲却非常软弱，成年唉声叹气，没有见他脸上有过笑容。后来我在困难的时候、倒霉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外婆，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。我也有软弱的一面，怕出头，老是躲这个防那个，就像父亲躲债一样。现在大概生活好了，怕失去什么，有包袱，不像年轻时毫无顾虑。

母亲对我可以说没有什么影响，是个旧式家庭妇女，一个阿弥陀佛求菩萨保佑的人。她打年轻时候起，守了三十七年寡，一九六九年死的时候，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我做儿子的总觉得欠她什么。我一生只对她说过一次谎，那一年去干校没有告诉她，只说出差去了，就此永别。

死了父亲，家里破了产，一家人生活成了问题。我开始尝到被人瞧不起的滋味，上了人生的第一课，知道了什么叫“势利眼”。

第二年我小学毕业，外婆说借债也要上学，她就是什么都要争口气。好不容易凑钱把我送进了省立镇江中学，开学不到两个月，日本人打来了，学校解散，学费全丢了。从此，我再也没有上过学，以后做事填表，一直写的是“小学毕业”，为了好看一点，有时就写“中学肄业”。要是现在，我是没资格进出版社大门的。一九三七年十月底，外婆给我八块银圆，让我出外逃难，我到汉口找到舅公，没想到三个月后他也病死了，吃饭又成了问题。

舅公做事的书局，二楼租给一家出版社办公，就是读书生活出版社，我每天都到这个出版社玩，跟那里的先生们混得很熟，尤其是几个青年人，像大哥哥一样待我。出版社经理黄洛峰先生看我手脚灵活，收下我当练习生，我有了一个饭碗，说不出地高兴。当时我不知道这个出版社是共产党领导的，只觉得这里非常自由，人人平等相待。我常常一面做事一面唱歌，唱得同事孙家林先生求我：“小老子，你不要唱好不好！”你看，够淘气吧。我第一次领到八块钱薪水，真想交给外婆和妈妈！

在出版社，起先我做收发工作，每天收信、寄信、送货，给几千个订户寄杂志——党的公开刊物《群众》周刊。我的字不好，七歪八倒。黄先生订了个本子亲自教我练字、学写信。解放后我才知道黄先生是一九二七年入党的老党员。打算盘是跟新书店的一位华应申先生学的，他也是老党员。就这样，边干边学，我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一年，学习了十一年，算是有了点办事能力。出版社就是我的家，出版社就是我的学校。

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六年，我在重庆、桂林工作，出版社所有工作我都干过：打包、送信、杂务、邮

购、批发、门市、会计、出版、编辑。有时我还设计书的封面。没有人叫我干，是个人爱好自己干的。我喜欢把书印得像样一些，打扮得漂亮一点。一九六六年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我在人民出版社又学会打扫修理厕所、烧锅炉，也有用处，后来家里这两样活归我，挺顺手。

一九三八年春天，出版社同事赵子诚（又名刘大明）介绍我参加中国共产党，一九三九年秘密宣誓的时候，生活书店的华风夏监誓，后来他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，回来路过成都被捕牺牲。他是一个好党员，我永不忘记他给我监誓，更不会忘记自己的誓词。

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一九四六年我被调到上海工作。不久，全面内战爆发，出版社不能公开活动，转入地下，同事有的进入解放区，有的转移到香港。我和几个同志留在上海，除了出版社的工作，党还给了一些别的任务，为解放接收上海做准备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，上海解放，再也不用东躲西藏，我被调到军管会工作，穿上了军装。我高高兴兴到镇江看望外婆和妈妈，穿着这套军装同她们照了张相。她们一生只照了这张相，它一直挂在我的床头。八月，我调到北京工作，一直到退休。

就这样，我做了五十年出版工作，虽然是平凡的工作，却是有意义的工作。我们有明确的目标：过去是为了推翻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，现在是为了振兴中华，也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生活在一个理想的幸福的社会。我热爱这份工作，看重这份工作。倘若问我：你的乐趣是什么？我说：是把一部稿子印成漂亮的书送到作者、读者的手中，使他们感到满意。

□

1949年回家探望外婆、母亲

我最大的毛病是性子急，脾气不好，常常得罪人。如果说我有什么长处，我想，做事勤快、为人坦直，可以算两条。我厌恶说假话（对敌人、坏人、不可靠的人，不能讲真话），厌恶势利眼。我唯一的爱好是看书看报，一天不看，难过得要命，这大概跟我干出版这一行有关。此外，我还喜欢唱歌，听音乐，是个“漫画迷”，还喜欢游泳，喜欢交朋友，跟年长的人在一起，我可以学到不少东西，跟年轻人在一起，我这个老年人也年轻了。

我的老伴是我年轻时的同事，没有媒人，没有花一分钱，自己结的婚，生了一男一女，如今又有了孙女、外孙女。如果我还能再活几年，说不定做太爷爷。

一九九二年十一月

最初的梦

成为养老金领取者，终于闲了下来。没事东想西想，想得最多的，是童年的日子。从能够记事到现在，七十多年了，童年的事情，还很清楚。唯有童年，才是我的圣洁之地，白纸一张，尚未污染，最可怀念。

甚至还想到老地方看看。一九三七年十二月，日本人打来，疯狂烧杀，我的家烧得精光，那地方早就变了样，可是留在记忆中的，永远变不了，永远不会消失。

那地方，在长江下游，民国十几年，算得上是个像样的城市，有名的水陆码头。

从那里坐火车，可以东到上海，西到南京。江里来往的，有大轮船、小火轮，更多的是大大小小的帆船。

城里有条河通往长江，跟河道平行的是条街，两边全是店铺。挨着房的房屋，从窗户可以往河里倒脏水，倒烂菜叶子，河水总是脏兮兮的，有时还漂浮着死猫，一到夏天，散发出一股味道。可是一到夜晚，住在附近的人热得睡不着，愿意到桥上乘凉，聊天。迎着桥的日新街，酒楼旅馆，妓女清唱，夜晚比白天还热闹。

这座桥叫洋浮桥，北伐以前，往东不远是租界，大概桥的式样不同于老式的，所以有了这么个名字。十几年前，舒告诉我，他的老太爷在租界里的海关当过“监督”，谈起来，江边一带他很熟悉。

我家只有四口人，除了死掉的姐姐，就是外婆、爸爸、妈妈跟我，我很寂寞；到现在，我想起还有一种孤独感。

外婆原先在洋浮桥边开豆腐坊，挣了钱，开起百货店，她是老板，爸爸是招女婿，用现在的说法，当经理。

我不喜欢在店里玩，一点不好玩，成天的得得打算盘，买东西讨价还价，烦死人。姑娘们买双洋袜要挑拣半天，说话尖声尖气，我有点怕她们。

那时候，我已经认字，认方块字，拿红纸裁成一小块一小块，用毛笔写上“人”“天”“大”“小”……后来从书局买来成盒的方块字，彩色印的，背面有画儿，好看，我很喜欢。红纸做的方块字送给隔壁的小丫头牙宝，她死要漂亮，学大人涂胭脂，吐点口水在红纸上抹在嘴唇上，血红血红的，好怕人。人家说牙宝长大了做我的堂客，我才不要哩。

后来，上私塾念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，日子过得很刻板，更加寂寞，只好自己找乐趣，我用好奇的充满稚气的眼光寻找乐趣。

我觉得最好的去处，是对门的那家小印刷铺。铺子不大，在我看起来却很神气，因为店里有两部印刷机，一部大的，一部小的，大的叫“对开架子”，小的叫“圆盘”，是后来到汉口进出版社当练习生跑印刷厂才知道。

印刷机就放在店堂里，在街上看得见，常有过路的乡下人站在门口看机器印东西，看得发呆。圆盘转动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响声，“kelanglanglang kelanglanglang”，蛮好听。三伏天，狗都不想动，街上静悄悄，只听见印刷机的声音。

我每天都到印刷铺子里玩，看一张张白纸，从机器这头吃进去，那头吐出来，上面就印满了字。看工人用刮刀在圆盘上调油墨，绿的跟黄的掺在一起，变成草绿色，红的跟白的掺在一起，变成粉红色。我很想调调，当然不许，碰都不准碰。

后来，上小学了，我有了一盒马头牌水彩颜料，于是大调特调，随我怎么调都可以，开心极了。

我把涂满颜色的纸贴在墙上，自己欣赏。说不定抽象艺术，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艺术家，就是这么产生的。

印刷铺有个小排字间，五六个字架，一张案桌。排字工人左手拿个狭长的铜盘，夹张稿子，右手从字架上拣字，他们叫“撮毛坯”。奇怪的是，他不看字架，好像手指有眼睛，能够找到字，而且拣得飞快。我问他拿错了怎么办，他说“不关我的事”，原来另外有个戴眼镜的老师傅专门对字。

上小学的时候，有个姓庄的同乡的哥哥在一家报馆当排字工人，我常到排字间玩，跟他做了朋友。我看他一天拣下来累得很，他教我唱一首歌：“做了八点钟，又做八点钟，还有八点钟：吃饭，睡觉，撒尿，出恭。机器咚咚咚，耳朵嗡嗡嗡，脑壳轰轰轰，再拿稿子来，操他的祖宗。”原来排字不是好玩的，很苦。

印刷铺地上丢着印坏的纸片，上面有画儿的，我就拣几张。用红纸绿纸印的电影说明书，我也拣。我认不得那么多的字，有人喜欢看说明书，我可以送给他，这也是一种乐趣。

我还拣地上的铅字，拣到拼花边用的五角星啊，小花儿啊，更开心。这不算偷，他们让我拣，不在乎这几个铅字。排字工人还从字架上拣了“伏”“星”两个头号字送我，伏星是我的小名。

我把拣来的铅字、花边，拼起来用线扎好，在店里的印泥缸里蘸上印泥，盖在一张张纸上送人，尽管拼不成一句话，却是我印的。

我把印有“伏星”两个字的贴在墙上，东一张，西一张，到处是伏星，好像仁丹广告。

在这条街上，还有家石印铺，我也常常去玩。印的是广告、京戏院的戏单，字很大。我看老师傅怎样把稿子上的字搬到石头上，还用毛笔细细描改，挺有看头。就是始终不晓得为什么石头是平面的，不像铅字，用油墨滚一下就能印出字来，很奇怪。

那时候，傍晚街上有唱新闻的，边唱边卖：“小小无锡景啊，唱把那诸公听……”唱词也是用颜色纸石印的，两个铜板一张。我买了不少张，攒起来借给人看。

还有一种石印的小唱本，叫作七字语，就是弹词，唱本封面上有图画，花前月下公子小姐，两三个铜板一本。

我看的第一本书，是在家里阁楼上放杂物的网篮里找到的一本《新学制国文》第一册，爸爸念过的课本，油光纸印刷线装，有字有图。第一课的课文是：“夕阳西下，炊烟四起，三五童子，放学归来。”画上远处有两间小茅屋，烟囱在冒烟，还有柳树、飞鸟，两个背着书包的学童，走在田埂上，水田里有条拉犁的牛。这本课本，我看了好多遍，有的课文都背得出来。

八岁那年，不再上私塾，改上学堂，从此，看的书就多了，除了印得很好看的课本，还在图书室里看到《小朋友》《儿童世界》《新少年》这些杂志。到高年级，有两位老师给我看了不少文学刊物，韬奋编的《大众生活》《生活星期刊》也看到了。

打这个时候起，我成了不折不扣的书迷。我找到了新的天地。我觉得，没有比书更可爱的东西了，书成了我的“通灵宝玉”。

不幸的是，小学快毕业，爸爸死了，外婆和妈妈没有钱供我继续升学，打算送我到一家宁波同乡开的银楼学手艺。我想来想去，要求当印刷徒工，因为我看了《新少年》杂志登的茅盾的小说《少年印刷工》，那个叫元生的，姑父劝他去当印刷工，说排字这一种职业，刚好需要读过小学的人去学，而且到底是接近书本子，从前学的那一点也不至于抛荒。一本书，先要排成了版然后再印，排字工人可以说是最先读到那部书的人。当印刷工人，一面学习生活技能，一面又可以满足求知欲。还说，说不定将来也开一个印刷铺。

元生听了以后，晚上确也做了一个梦，但不是开印刷铺子，而是坐在印刷机旁边读了许多书。

我也想做这个梦。不过后来外婆还是借了钱让我考中学。

我不仅是书迷，还热衷于出“号外”，出刊物，我不知道什么编辑、出版、发行，一个人干，唱独角戏。

十岁那年，“一·二八”日本鬼子在上海开仗。那时候，中国人连小孩子都晓得要抗日，打东洋鬼子。我早就知道“五三惨案”，日本人在山东杀了蔡公时，挖掉他的眼睛。知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，像大桑叶的地图从此缺了一大块。上海打仗，人人都关心十九路军打得怎样了。每天下午三四点钟，街上叫卖号外。我把人家看过的号外讨来，用小张纸把号外的大标题抄写五六份，送给人家看，不要钱。到现在我还记得写过“天通庵”“温藻浜”这些地名，还有那不怕死的汽车司机“胡阿毛”。

号外尽是好消息，“歼敌三百”“我军固守”……看了，晚饭都要多喝一碗粥。

我送给想看号外又想省两个铜板的人（两个铜板可以买个烧饼），像茶水炉（上海叫“老虎灶”）的老师傅、剃头店老板、救火会看门的、刻字铺先生，都是这条街上的，他们挺高兴。

妈妈又生气又好笑，说：“这小伢子送号外，晚饭都不想吃了。”她不知道我抄号外要多长时间，抄错了还要重写。

小学五六年级，我编过一份叫作《大家看》的手抄刊物，材料来源是韬奋编的《生活星期刊》“据说”这一栏和《新少年》杂志“少年阅报室”这一栏。比如，停在镇江的日本军舰的水兵时常登陆“游览”拍照、画地图，警察不仅不敢得罪，不干涉，还要保护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又比如，湖北有个地方，穷人卖儿卖女，两三岁的男孩，三块钱一个；七八岁的女孩，顶高的价钱是六块钱；十五六岁以上“看货论价”。我要让小朋友们知道有这样丢人的事情、这样悲惨的事情。刊物每期还抄一首陶行知作的诗歌，像：“小孩，小孩，小孩来！几文钱，擦双皮鞋？喊一个小孩，六个小孩来，把一双脚儿围住，抢着擦皮鞋。”谁读了心里都很难过，都会想一想为什么。我的同学，就有家里很穷的，说不定将来也要擦皮鞋。我还是个漫画迷，办了个漫画刊物《我们的漫画》，买张图画纸，折成课本那样大小，用铁丝骑马钉，从报纸、杂志选一些漫画，描在这本刊物上。原来黑白线条，我用蜡笔、水彩、粉画笔着上颜色，更加好看，在同学之间传阅。小朋友说“滑稽得很”“好看得很”，他们还不懂得什么叫讽刺，只是觉得夸张的形象有趣，最爱看黄尧画的《牛鼻子》。

这本手工漫画刊物一共“出版”了九期，最后一期，是在“八一三”以后出的，封面是“蒋委员长”的漫画头像，那时他是领导抗战的。这件事，我从来没有坦白交代。如果让人知道，还了得。画也不错，给蒋介石戴上德国式的钢盔，好像是胡考的手笔。

暑假期间，请老师讲文学作品，我跟几个同学刻钢板，油印“活叶文选”，印过夏衍的《包身工》、高尔基的《海燕》、周作人的《小河》、朱自清的《荷塘月色》。

那时候，书店里卖《开明活叶文选》，很便宜，很受欢迎，现在没有人做这种工作，为买不起书的读者着想。

就这样，我异想天开，抄抄摘摘，办起了“出版”，自得其乐，其乐无穷。好在没有人告我侵害版权，请我吃官司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战了，既没有去当学徒，也没有读成书，而是逃难去了。逃到汉口，进了读书生活出版社，有饭吃，有书读，不是在印刷机旁边读，而是在出版社读，真是天大的幸福！

在出版社，我还是有兴趣跑印刷厂，喜欢闻油墨气味，看工人排字、印书、装订。我跟工人做朋友，也跟印刷厂老板，甚至老板娘，老板的儿子做朋友。上海大华印刷厂有位叫“咬断”（咬断脐带，鬼就拖不走了）的工人，印封面让我和他一起调油墨，调得我满意了才开印。解放以后，再也得不到这种乐趣。

跑印刷厂，多少学会一点拣字、拼版、改样的技术。一九四三年在重庆，我代楚云、冬垠编《学习生活》杂志，常常带着校样，来回跑二十多里路，到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车间，跟工人一起拼版、改样

欢迎访问：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(<https://www.shgis.com>)

文档名称：《书香处处》范用著.epub

请登录 <https://shgis.com/post/3579.html> 下载完整文档。

手机端请扫码查看：

